

# 湿婆之舞（收录张震、张钧甯主演电影《缉魂》 原著小说《移魂有术》，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 奖”得主江波十年科幻佳作集！）（中国科幻基石 丛书）

作者：江波

## 写在“基石”之前

■姚海军

“基石”是个平实的词，不够“炫”，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因此，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

最近十年，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科幻世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

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在很多作品上（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差距是明显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差别”——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动力十足；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结果，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

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需要一种务实精神，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基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基石，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因为，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对于那样一座大厦，我们满怀期待。

目录

[湿婆之舞](#)

[时空追缉](#)

[七个瞬间](#)

[移魂有术](#)

[娥伊](#)

[土斯星纪事](#)

[发现人类](#)

[十七号塔台](#)

[星球往事](#)

[千千世界](#)

[洪荒世界](#)

[太阳战争·毁灭日](#)

[银河漂流](#)

[追光逐影](#)

[末日之旅](#)

[最后的游戏](#)

[后记](#)

## 湿婆之舞

我认为人的一生是不值得过的，可以随时死去。唯一值得过的，最美好的事情，你要想做一件事情，彻底忘掉你的处境，来肯定它。要满怀激情做一件事情，生活才有意义，这绝对是生活最重要的真谛。这不是我讲的，是韦伯说的。<sup>(1)</sup>所以我并不照着这个做。韦伯这么做了，他穷困潦倒，最后因为没有钱吃饭而饿死在冰原上。这对我来说实在过于可怕，所以我不这么做。人们常说，真理可以战胜恐惧，可对我来说却恰恰相反，恐惧战胜了真理。我爱真理，却怕痛，怕冷，怕吃不饱，于是我便投降了。在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片刻忘掉过自己的处境，所以我不敢……不敢……不敢……日子就在这样小心谨慎反复算计中不知不觉地消耗掉了，直到我突然明白：这样的一生是不值得过的，我可以随时死去。问题在于我应该怎么死去。

有人在招募志愿者，从事一项据说很光荣很伟大的事业：实验埃博三号病毒疫苗。这个事业没什么钱途，没有薪水，连工作都算不上——不需要技术，只要是个活人就行。如果不幸死掉，还不能保留全尸，因为尸体要拿来解剖研究。

然而我却报名了。我想，人的一生不能老这么猥琐，而告别猥琐，最快最直接——不能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种轰轰烈烈的办法死掉。在报名的那一刹那，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身上。现在我就是人类的代表，将与那种比头发丝还要细上万倍的恶魔进行殊死搏斗。我报名充当了志愿者，随时准备死掉。神圣的使命感让我浑身发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意义。

埃博病毒的来源谁也说不清楚。据说它来自一种猴子，当时这不幸的猴子被做成一道菜放在餐桌上，孰料这猴子没有死透，竟猛然睁开了眼睛，然后被它的眼睛瞪过的食客就染上埃博病毒，在三天后死翘翘了，而瘟疫就此传播开来……这种说法据说来自一个神秘的动物保护宗教组织——自然派。在他们的圣书里边，《启示录》第一章第一页第一句写着：“毁灭，然后才有创造。”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我不是自然派教徒，于是另一种说法对我而言显得更有吸引力：某种变异的流感病毒在某国的实验室里被培养成烈性传染体，打算制成一种秘密生化武器，然而，病毒不小心被带出了实验室，于是就有了大灾难。大灾难是恐怖的回忆。那时候城里到处都是死人。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收尸，后来连收尸的人都死光了，于是尸体堆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再也没有人理会。城市开始腐烂发臭，令人作呕。人们试图逃离城市以躲避灾难，他们冲出大厦，冲出地下室，使用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只要能找到的交通工具全都用上了，力图跑出城市，争取一线生机。

可是城市之外也在死人，人们死在田野里，倒毙在公路旁。那些被看做避难所的地方，原始森林，荒漠，草场，也到处是尸体。动物们也和人类一样死掉，家养的和野生的，都在死亡线上挣扎。野兽死在巢穴里，而飞鸟则从天上掉下来。

我是幸存者。病毒无孔不入，却不能对抗低温。在那些终年覆盖着冰雪的地方，病毒无法生存。南极洲和北冰洋，地球的两极是仅存的避难所，夹在两者之间的广袤土地都成了生命禁区。据说北冰洋的冰盖和岛屿上曾经有人幸存，后来他们也都死了，因为没有电力和食物。我们比他们幸运，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南极洲拥有四座核电站、三十六个地下基地，甚至还有专门为研究太空旅行而设置的两个合成食物研究院及附属工厂。联合国世代飞船计划也在这里设置了训练基地，把一个大飞船的骨架放在极地严酷的环境中接受考验。这个大飞船的周围和地下，就是我在的基地，南极洲最大的基地城市——联合号城。南极洲有三十四万人口，这就是目前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所知道的全部的人。

如果对于痛苦和绝望没有感受，这样的死亡也不算什么。亿万年前，那些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的三叶虫，六千五百万年前，那些统治了大地和天空的恐龙，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死亡，然后灭绝。而生物圈却永远不死，总会在每一次毁灭性打击之后恢复生机。生命总能够为自己找到出路。人类祖先也曾面临灭绝，十万年前黄石公园的火山爆发触发了冰川期，严寒和饥饿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整个地球只剩下上千万人口……然而人类还是挺了过来，发展了文明，繁衍出八十亿人口，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和冰川世界中苦苦挣扎的蒙昧祖先相比，我们现在的处境无疑要好太多了，至少我们还有文明和三十四万人口。

埃博病毒项目组的负责人巴罗西迪尼阿博士，是个印度人。印度是一个炎热的北半球国家，带着几分神秘，然而这个国家却派遣了一个科学考察团长年驻扎南极洲。巴罗西迪尼阿到这儿来是研究史前细菌的。南极洲曾经是温暖湿润的大陆，有繁盛的植被和各种各样的动物，还有无数的细菌。动植物已经不复存在，细菌却很可能仍旧活着，冰冻在亿万年的坚冰之下，生命进程停滞，却仍旧活着，只要把它们带到地面就能苏醒。两种相隔了亿万年的生命亲密接触，即便不算神奇，至少也激动人心。巴罗西迪尼阿却退出了这激动人心的事业，转而研究埃博病毒。他别无选择，作为人类唯一幸存的微生物学家，他要撑起三十四万人的希望。我喜欢他，因为他居然是一个会说中文的印度人。而且，据说自从他的妻子死于大灾难后，他一直独身，不近女色。我喜欢这样痴情而执拗的人。

我在一个白色的实验室里见到了他。他让我躺在一张床上，做准备工作。一切都准备就绪，他拿出一张有密密麻麻文字的纸来让我签字。

签字！我已经签了无数张纸了，无论其中的内容有多么不同，核心只有一个：我自愿放弃生命，没有人对我的死亡负责。死亡是一件大事，特别是自愿死亡，哪怕声明过一千遍也有人会要求声明第一千零一遍。我拿起笔，准备写下名字。然而一行字让我停顿下来——“身体被啃噬过程中，会出现高热和极端灼痛……”等等，我是来做病毒实验的，并不是来让某种东西吃掉的。我把这段声明指给博士看，请他

给出一个解释。

博士看着我，目光犀利，“他们没有给你解释过吗？”

我坚定地摇头。

博士拉过椅子，坐在我身旁，“好吧，可能你对生死并不在乎，但你一定在乎你是怎么死的。人都不喜欢死得不明不白。首先，埃博病毒并不是病毒，而是细菌。那些传播消息的人觉得病毒比细菌听起来更可怕，于是他们就说那是病毒，到最后，我们也不得不用病毒来称呼它。它的学名，叫做埃博肉球菌。”

肉球菌这个名词听起来有些可笑，它让我想起一道叫做红烧狮子头的菜。八岁那年，父亲给我做过这道菜，后来我再也没有尝到过，记忆中，那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和这残酷的吃人的小东西相去万里。我扑哧笑出声来，巴罗西迪尼阿显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眼光。我摇摇手，“没什么，你继续说。”

白色实验室里的两个人，一个躺着，一个坐着。实验室外边，围着许多人，大多声名卓著，或者是记者——他们表情严肃，听着巴罗西迪尼阿博士关于埃博病毒和星球命运的演讲；而躺在床上的我，却神游物外，除了开始的几句话，满脑子都是红烧狮子头。红烧狮子头可以是人生的某种意义。我突然不想死了。

巴罗西迪尼阿停止说话，这把我的注意力拉了回来。他盯着我，“你退缩了？害怕了？”

也许他看出了什么，或者他见过许多因为害怕痛苦而临阵退却的人，然而我有自己的缘由，我想吃一口红烧狮子头，这强烈的渴望压过了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崇高感。我同样盯着他，认真地点点头。围观的人一阵哗然。我们俩对视着，沉默着。他眨了眨眼睛，“没关系，你有时间考虑。今天只是给你做一些机能测试，如果三天之后你仍旧选择放弃，这就算是一次免费的体检。”他把那张有着密密麻麻文字的纸丢给我，让我带回去仔细看。

一个不够勇敢的人听完巴罗西迪尼阿的描述，绝对不会再有挑战埃博病毒的念头。这种细菌是如此恶毒，它一点一点地啃噬人的内脏，却让人维持着神经活动。极端的痛苦胜过癌症发作！所有的患者无一例外都会陷入意识模糊和癫狂状态。不可能有人挺得住，正常的神经绝对会崩溃、瓦解，身体于是成了一堆无意识的肉。一堆无意识的肉，或者一个疯子，这两个选项似乎都偏离我的想象很远。在我最初的印象中，病毒夺去人的生命，就像钢刀抹断人的脖子，只需要一刹那。

然而我无所谓。我退却并不是因为害怕这样的情形，而是我想吃一口红烧狮子头。这个要求在所有的三十四万人中间散播开来，有上千人挺身而出要为我做这道菜，好让我安心地躺到手术台上去。我拒绝了，因为他们并不是我父亲。但这道菜最后还是不由分说地突破重重困难来到了我面前，它来自南极洲治理委员会，这个地球上残存的最高统治机构。

四个黄乎乎的肉球泡在热气腾腾的芡汁里，散发着味精的气息。南极洲有足够的合成食物，还有不少鱼和海豹，只是猪肉早已经没有了。为了这道菜，委员会在全洲范围内征集生猪肉，一个慷慨的捐赠者捐出了六百克——他在多年以前亲眼看见父亲把这块肉埋藏在冰原里，那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点美味。我盯着眼前的四个丸子，丝毫没有食欲。我相信，如果没有猪肉，他们会用人肉做成丸子送到我面前。我当着无数的摄像机和记者的面把丸子吃了下去，味同嚼蜡。然后我签了字。

我再次躺在巴罗西迪尼阿的手术台上。无论有多少种原因让我最终躺在这里，有一点始终不可否认——为整个人类献身是一件高尚的事，也许是最高尚的。只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最高尚的并不是最重要的。巴罗西迪尼阿博士对我表达了深切的敬意，一个人在形势的逼迫下视死如归并不难，然而在毫无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作出这种选择——而且我并不是一个傻子——除了敬意，他无话可说。

针尖扎进了我的胳膊，巴罗西迪尼阿博士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很高兴你选择了埃博，你将受人尊敬，拥有尊崇无比的地位。”

某种液体注入我的身体，那是一百毫升的无色液体。渐渐地，我失去了意识。模糊中，我想到，我的一生就这样子结束了，并没有什么遗憾，只不过，如果能够醒过来，那就最好——我可以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回味父亲的红烧狮子头。我闭上了眼睛。

病毒却并没有要我的命。事实是巴罗西迪尼阿博士并没有给我注射病毒，他只是让我昏睡了一个下午。“没有疫苗。任何疫苗对于埃博病毒都无效。”巴罗西迪尼阿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我的献身目标是一个谎言，是纯粹的安慰剂。

我从床上坐起来，“真相是什么呢，博士？难道你们的目的是得到一个志愿者，然后告诉他这是一个玩笑？”

“你来看看。”他招呼我。我走过去。这是一架庞大的仪器，外表是个四四方方的铁疙瘩，刷着一层白色的漆。这白色立方体的中央有一道缝，把仪器分作上下两部分，浅色的光从缝隙中泄露出来，时而蓝色，时而红色。这是一台显微镜。一个透明的保护罩把整个机器包裹得严严实实。

我凑到窗口上，看见了一些小东西，它们聚集成群，非常安静。

“你看到的就是埃博肉球菌。这是典型形态，如果环境不同，它们也有不同的面目。没有它们不能适应的环境，除了极地。”巴罗西迪尼阿对我说。

就是这些貌不惊人的小东西，几乎将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一种生物彻底灭绝。曾经创造了辉煌文明，制造了核弹，能深入一万多米的海底，飞上真空中寂寥的月球……在地球上呼风唤雨所向无敌的人类，在这个小东西面前败下阵来，现在只能龟缩在南极洲，在冰原的保护下苟延残喘。

“这真是不可思议……”我说。

“如果你看得更仔细一些，你会发现比你想象的更不可思议。”巴罗西迪尼阿说。视野放大，一个单个的埃博肉球菌把它的细部呈现在我眼前。我看到无数细小的微粒包裹在一层薄薄的膜里边，中央是一个小小的黑点，那是细胞核。

“它伸出一些突出物，有些像鞭毛。你看到了吗？”巴罗西迪尼阿点拨道。我不知道什么叫鞭毛，听起来那是一种纤细的玩意儿。我的确看到一些细细的线状的东西从膜的边缘发散出来，消失在视野之外。视野移动，我看到另一个球体，同样的膜，同样的丝状放射物。我转头看着博士，等着他说出答案。

“如果你出生在大灾难前，上过高中，对生物学有些留意，就能理解其中的意义。”巴罗西迪尼阿递给我一本已经翻开的书，书页上有一张图片，图上是几个球体，浅红色，表面凹凸不平，某些突出物很长，和另一个球体连在一起。图片的标注写着：树突与轴突。

“这是人类的脑。这些是神经细胞，这是人的大脑皮层细胞。”巴罗西迪尼阿盯着我说。埃博细菌就像一个个脑细胞。它们通过细长的突起相互联系在一起，彼此间交流信息。这和从前的任何一种细菌都不一样。它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变成一个庞然大物，庞大得超越想象！

“人的大脑有上百亿个细胞，其中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参加高级神经活动。而这个地球上，有万亿亿个埃博肉球菌。它们全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联系在一起。”巴罗西迪尼阿慢慢说道。

我明白了巴罗西迪尼阿想让我明白的东西——我们的对手并不是一种毫无意志的病毒或者细菌，它们是强大的军团，彼此间相互帮助，协同行动。也许有一种前景更让人担忧：这庞然大物的头脑中是否已经产生了某种意识？如果那真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头脑，这个对手就实在过于可怕了。巴罗西迪尼阿静静地看着我，观察我对这惊人事实的每一丝细微反应。

我无言地看着他。

我们怎么办？

是的，人类需要一个志愿者。然而他的任务并不是奉献出身体进行疫苗实验，他有更多的事要做。这些可怕的细菌并不是简单的生物，它的线粒体经过改良，含有某种硅结构，可以存储信息；它含有一种奇特的酯化分子，能够像叶绿素一样把光能转化为化学能，制造出养料；甚至能够根据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光谱发生作用，白天选择可见光，夜晚选择红外光，而在放射性环境中，它还能吸收放射能；它还有一种放射状的细胞器，就是这个细胞器控制着表面突起，处理和传递微弱的电化学信息。这细菌的设计如此精妙，和量子计算机的微控制单元不谋而合……一切都指向一点：这是一种人造生物。虽然进化论深入人心，然而没有人相信这样精巧复杂的结构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进化出来。

我见到了这个地球上最具有权势的人。秃顶，眼窝深陷，绿色的眸子闪着晶亮的光芒，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是沙门将军，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我不喜欢白人，特别是美国人，他们总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说话。然而他掌握着一万多人的武装力量，虽然我并不在乎那些枪炮飞机，但他还是能左右我。

“它们有一个总部，头脑。”沙门将军拿着细细的教鞭在地图上比划，他嗓音嘶哑，英语带着浓烈的南方口音，我只有硬着头皮听下去，还好巴罗西迪尼阿能及时为我翻译。在全球地图上，我看见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这些久违的大陆就像史前遗迹一样神秘。如果一块大陆并没有覆盖着冰原，那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起见到过一些图片，荒漠，草原，森林，巍峨的石头山，松树奇迹般地从小缝里长出来，傲然挺立……

“我们要进行突然打击！”沙门将军这样强调，说完后，他停下来盯着我。我如梦初醒般意识到他正满怀期望地看着我。

“是的，将军。他会很好地完成任务。”巴罗西迪尼阿帮我打发了将军。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如同梦魇。白天，我要跟着一些军人学习如何使用武器，从自动步枪到单兵便携式火箭筒，从驾驶小汽车到坦克到直升机到攻击机，他们要用一些严酷的手段让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技巧。晚上，我要跟着巴罗西迪尼阿博士学习关于埃博病毒的知识。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所学的这些东西能有什么用，其实他们真正要我做的，就是抱着一个核弹走进那个地下掩体中，并引爆这枚核弹。学习这些复杂的知识真是一种浪费，然而沙门将军和巴罗西迪尼阿并不这么认为。于是，我在这样的梦魇中熬过了两个星期。

距离执行任务只有二十四小时了。晚上，我和巴罗西迪尼阿待在一起。他今天显得颇有几分神秘，让我感觉这个晚上有点不寻常。

巴罗西迪尼阿身上有一股深沉的香气，那是一种特别的印度香料，在重大的节日里，印度人会虔诚地沐浴，然后用这种香料涂抹全身。我一直以为，只有那些富有的、传统的印度人，或者印度歌舞电影里边，才会有这种事，巴罗西迪尼阿应该不属于这种人。然而我错了。他穿着白色浴袍，在一幅画像前膜拜。画像上画的是一个凶恶的神，头戴火焰冠，有三只眼和四只手，摆出一副曼妙的舞姿，周身被火焰环绕。

巴罗西迪尼阿膜拜完毕，在地板上盘膝而坐。现在的他，看起来颇有几分庄严宝相，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自然流露，让我不自觉地肃穆起来。

“这是湿婆，印度人的毁灭之神。”他告诉我，“他毁灭，然后创造，世界就在他的掌握中循环不息。”我无意冒犯，只是说了句我想说的话：“你是一个科学家，我以为科学家都是无神论者。”

巴罗西迪尼阿笑了，“我的确是一个科学家，不过我相信冥冥中有神秘的力量支配宇宙。湿婆正好是这种信仰的一个体现，这很符合我的印度人身份。”

我点点头，突然想起了自然派，那个带有宗教意味的动物保护组织，在他们的圣书里头，正写着：毁灭，然后才有创造。我问：“你是自然派教徒？”

巴罗西迪尼阿微笑着不回答。

沉默了一会儿，巴罗西迪尼阿突然告诉我，沙门将军只了解计划的一部分，使用核弹对埃博的头脑进行攻击是空中楼阁。

“埃博肉球菌在许多地方聚集成群。如果用一个比喻，它们就像原始的神经节，而不是一个大脑，虽然我丝毫不怀疑它们会形成一个强力的大脑，然而，那个大脑的尺度就是整个地球，简单的核攻击根本不能损伤它们。更何况肉球菌是细菌，即便没有头脑，它们也能够生存下去。也许没有这个头脑，只会更糟糕。”巴罗西迪尼阿冷静地说，“这样的情势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整个南极洲只有六个人，包括我。”

最初，埃博肉球菌是一场生物灾难，它们杀死几乎所有的动植物，繁殖出数以亿亿计的后代；两个星期后，它们停止了对植物的攻击；又过了三天，它们仅仅袭击脊椎动物；再后来，它们只袭击哺乳动物。巴罗西迪尼阿向我出示了一些图片。我看见大群大群的野牛在草原上游荡，不远处一个孤零零的破败小屋显示出这原来是一个农场；葱郁的森林边，几头灰熊在小溪里捉鱼，一条鱼跃出水面，熊的巴掌正挥舞过去；一群狒狒占领了城市，它们在废墟中寻找人类残留的食物和任何能引起它们注意的玩意儿，一只狒狒戴着一串钻石项链，两米外是一具变成了白骨的人类尸体……最后的照片印象尤其深刻，一群狮子在夕阳下休憩，雄狮高昂着头，正对着镜头张开血盆大口，它们的身后，是一座灰色的、丘陵状的小山。

“这是无人侦察机拍摄的照片。地球已经复苏了，眼下的埃博肉球菌只对人类进行攻击。它们已经在全球安顿下来，和其他所有的生物和平共处，只把人类像囚徒一样困在南极洲。”

我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些小东西毫无疑问获得了某种意识，它们能够把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这是一种高级的智能。我们又落到了后边。

“看到这些灰色的小山了吗？这就是埃博肉球菌的聚集体。现在几乎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这种东西。”

我仔细审视着那灰乎乎的一团，一团均匀的、毫无特色的堆积物，看起来仿佛具有黏性，无数的肉球菌生活其中。它们在干什么？我突然想。

“它们在干什么？”我问。

“很好的问题。最可能的答案是什么也不干，繁衍，延续生命。生命是没有目的的，它只是存在。”

“不，它们一定在做些什么。”我看着巴罗西迪尼阿，“既然它们能够把人类驱赶到南极洲，既然它们能和其他动物和平共处，那它们一定有某种目的，它们一定在做些什么。”

巴罗西迪尼阿带着一丝微笑看着我，“那正是我们征集志愿者的原因。”

一架垂直升降运输飞机飞向加利福尼亚。除了驾驶员，飞机上还有四个人——三名军人和我。我们四人每人的装备都大同小异——固定频率的通话机，自动步枪，红外夜视镜，一套带有空气净化装置的防护服，一些威力巨大的手雷，小巧的塑料炸弹，还有几把手枪……这些劳什子中最重要的一枚核弹，当量为一千吨TNT，很小巧，只有十公斤重，可以轻松地带在身上。

我们全副武装地下了飞机。飞机垂直起飞后，在我们头顶盘旋了一圈，然后向着南边飞去，留下我们站立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巴罗西迪尼阿悄悄告诉过我，沙门将军的行动只是一个幌子，我的真正任务是靠近埃博肉球菌的丘体，和它们进行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我就怀疑在三名军人的保护下，我怎么才能够按照巴罗西迪尼阿所要求的那样做，但我犹豫再三将这个疑问告诉巴罗西迪尼阿后，他却说埃博会照看这些军人，我只需要按照计划行事就是了。

第一次踏上南极洲之外的土地，我分外好奇。这是一片草地，浅浅的绿色，从眼前伸向远方，毛茸茸的草踏上去软软的，很柔和，不知名的野花遍布其间，黄色的、白色的花朵让整个草地充满了童话般的意味。我注意到一只碧绿的草螞正驻守在一根草叶的顶端，细细的触须随着草叶的晃动微微摇摆。一切都是鲜活的、充满生机的，和那死气沉沉、阴冷刺骨的冰原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些书本上、电脑上见过的东西变得鲜活起来，已经死去的记忆也复活过来，我突然回忆起来，童年的时候，我曾在这充满生气的大地上奔跑。这才是人类应该享有的生活。

一个军人招呼我继续前进，我跟着他们。突然之间，一个巨大的阴影从我头顶掠过，扑向走在我前边的一个士兵。

我惊叫起来，然而太迟了，巨大的鸟儿从士兵的头顶一掠而过，士兵就直挺挺地倒下了。

枪声响起，鸟儿从空中掉下来，摔在地上，使劲地挣扎着。突然它停止了垂死的挣扎，死掉了。这是一只金雕，是极为凶猛有力的猛禽。这只金雕用尽全力的一啄，穿透了那个士兵的高分子塑料头盔，并击穿了头盖骨，就像刽子手一样准确。

我们三个人围着同伴的尸体，除了悲哀，还有一种无助的惶恐，没有一本作战手册告诉过我们，需要防备天上的猛禽。我瞥见金雕的尸体，发现它正在急速分解。我赶紧招呼两个同伴，他们和我一样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尸体如魔法一般化作一摊烂泥，露出森森白骨。

埃博病毒就在周围，无处不在。我告诉他们埃博病毒分解了尸体，不需要过分害怕，我们的防护服能够有效地把病毒隔绝在外。

在总部的驱使下，我们继续向着目标前进。前进的途中没有意外，也没有曲折的故事，直到我们到达目的地，一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楼房。

大楼破烂不堪，就像长满了老人斑的躯体。楼顶上的招牌还在：“海德生物科技”。这个距离洛杉矶一百三十公里的孤独建筑，就是埃博病毒的源头，一个打着生物制药的名义为军方研制生化武器的秘密研究所。貌不惊人的小楼下边有着惊人的地下部分，深入地下三百米，可以抵抗百万吨级核弹的攻击。一个军人身手敏捷地跑过杂草丛生的空地，在虚掩的门前蹲下，小心翼翼地察看。

“Move!”无线电波传递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他确认安全，挥手让我们跟上。然而紧接着传来一声尖厉的惨叫：“NO……”我抬眼望去，看到了此生最恐怖的镜头：无数黑乎乎的甲虫从门里边涌出来，仿佛潮水一般，无可逃避。破旧的虚掩的门被猛烈的潮水撞开，转眼间，那个伙计周身就都爬满了虫子。防护服是密封的，然而他惊慌失措，惊声尖叫，劈头盖脑的英文单词几乎将我的耳膜撕破。

枪声响起，子弹在黑色潮水中掀起涟漪，白色的汁液四处乱溅，虫子却没有丝毫犹豫地继续扑上来。眨眼的工夫，这个伙计消失了，我们的眼前是一座高达三米的黑色小山，他被埋在成吨的虫子下边。耳机里没了声响，只有细微的窸窣声。

整个世界沉寂了两秒钟。我身边的军人掏出一枚手雷，拉开保险栓，扔了过去。然后我们跑开躲了起来。

他是对的。等爆炸的气浪散去后，我们走了出来，发现虫子已经四散逃命，我们在一片狼藉之中找到了伙伴的尸体，已被炸得残缺不全。当然在爆炸之前他已经死了，虫子们在几秒钟内咬破防护服，把他的躯体吃掉了一半。

这是陷阱和谋杀！巴罗西迪尼阿说埃博会照顾这些军人，我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我看着眼前的最后一个军人，他的眼睛里充满着愤怒，我毫不怀疑如果埃博是一个实体，他会用自动步枪把它打成蜂窝。

“Let's go!”他咬牙切齿地说道，然后踏着满地狼藉的虫子走向大门。我跟着他。他的高大身躯就像一堵墙，把一切危险都挡在另一边。他踏上台阶，肆无忌惮地向着门内扫射，然后跨过去。

接着，他的躯体像一面墙一样倒下，重重地摔在地上，死了。

我慢慢靠过去，发现一条蛇狠狠地咬在他的腿上，毒牙刺破裤子，在皮肤上刺出微小的孔，剧毒让他的神经在0.1秒内完全瘫痪。其实他注定是要死的，虽然可能不是这种死法。那条毒蛇被子弹打成了两截，残存的一点生命力让它从角落里弹起来，咬住了入侵者。死者的眼睛瞪得很圆，永不瞑目的样子，咬住他的毒蛇也瞪着同样溜圆的眼睛。我想，我死的时候，一定要把眼睛闭上，那个样子比较安详。

死了三个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而我们连那大楼的门都没有跨进去。一切不可能如此巧合。巴罗西迪尼阿是对的，埃博会阻止我们进入。而为了接触到它，只有一种办法——我必须死去。

被鸟啄死，被虫子吃掉，或者被毒蛇咬死……我不能让埃博用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杀死我，我只有一种选择：像大灾难中的人们一样，被埃博病毒感染，让它吃掉。这就是志愿者需要做到的事：走进这个大门，步入地下，在那可能重达三十吨的埃博肉球菌集群面前奉上自己。我脱下防护服，放下所有的武器。空气中有无数的埃博肉球菌，我深深地呼吸一口空气，把这种肉眼看不见的小东西吸入身体。门敞开着，里边很阴暗。巴罗西迪尼阿要求我，一定要走进那深埋在地下的堡垒，我再次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埃博是一个人名。大灾难之前，三分之一的人类忙着享受生活，三分之一的人类忍饥挨饿，埃博在剩下的三分之一的人类中非常有名。他是三届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和疾病的关系，他给了人类一个健康时代。但他也毁掉了人类——通过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细菌。此刻，这些小东西正在我的身体里发生作用。我的意识开始模糊。我飞快地在大楼里奔跑，寻找进入地下的入口。最后我找到了电梯，顺着电梯井爬下去。没有袭击，没有意外，一切都很顺利。

大门一扇扇地打开，我跨过一个又一个门槛。最后，我走到了最后一扇门前。门上的铭牌还在，漫长的岁月让它蒙上了一层灰。我用手指抹去上边的灰尘，“BEING”几个字母熠熠生辉。突然我的手触到一些凹陷，那是一些阴文，刻在“BEING”下边，微微变换角度，我看到那是“THINKING”，在“BEING”的光彩下毫不引人注目，却坚实地、毫无疑问地占据着一席之地。我不由得微笑，手上用力，推开门。某种光线泄漏出来，我的眼前出现一片光明。

微微发光的球体盘踞在整个空间，视野里是一片晶莹的蓝色，顶天立地。我仿佛站立在一个巨大的水晶球前。这就是埃博？那种灰色的、带着黏液的、毫无美感的小山包？我惊讶得不知所措。

这美丽的晶莹的蓝色很快征服了我，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平和而沉静，仿佛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难倒我，而我的魂灵通达了整个宇宙。我向前走去，贴近那散发着微光的东西。水晶里边有人像，脸上斑斑点点，已经开始溃烂，五官扭曲，仿佛畸形。那是真实世界中的我，正被埃博肉球菌啃噬，血肉已经开始模糊，然而我却没有任何痛苦，没有恐惧，也没有感觉到死亡。我只感到无比的充实和自信，还有坦然。

我伸手触摸那蓝色晶体，细腻而柔滑，仿佛绸缎，却无比坚硬。突然间我感到身体出现了一些异样，一阵奇异的麻痒从肚皮上传来，肚皮的位置湿掉一块。我拉开衣服，低头看去，肚皮上是一个大大的窟窿，流着血和脓。那窟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溃烂的肠子流出来，顺着大腿向下滑。我怔怔地盯着，仿佛那不是我的身体。胸腔上的皮肉都化作了脓水，隔着骨架，我看见微微起伏的肺叶和跳动的的心脏。它们显然到了生命的尽头，正在垂死挣扎。我看着它们慢慢脓化。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平静地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死亡。我重重地倒在地上。

眼前的图景开始模糊，黑暗缓慢而不可抗拒地吞噬我的意识，那时间一定很短，然而我却感觉无比漫长。最后的时刻来了，很多东西一闪而过，我想起父亲，想起红烧狮子头，想起巴罗西迪尼阿，还有南极洲荒芜的冰原……最后，我居然想起了湿婆，那个长相凶恶却跳着曼妙舞蹈的印度神，在熊熊火焰的

环绕中跳舞，依稀中我听见某种音乐，然后是彻底的黑暗。我死了，我想。

我并没有死。或者，我复活了。

飘浮在无限空间中的一点意识，这就是死亡吗？一道亮光劈开黑暗，一个模糊的东西降落在我的空间里。它迅速地把一切包容进去，世界从一团混沌变得透明而丰富起来。

巴罗西迪尼阿是对的，埃博统治了这个世界。埃博能够操纵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通过生物物质的调剂，它能够让金雕攻击一个看起来并不是食物的目标，也能让虫子们产生啃噬人体的冲动。它模拟记忆，操纵行为。它无所不在，是自然界的神灵。鹰的眼睛就是它的眼睛，草履虫的感受也是它的感受。埃博找到了我，他只是说：欢迎。然后便脱离了。我开始寻找他。

我遇到了很多人，很多死去的人。他们曾经的躯体都被埃博肉球菌啃噬。他们看到我，知道我是一个新来者。他们从我这里了解南极洲的情况，我也向他们打听这个神秘世界。他们都是死人，却认为自己仍然活着，而且很快乐。

巴罗西迪尼阿是和埃博一样的天才，在互联网还没有完全瘫痪之前，他曾经通过残存的军方网络侵入“海德生物科技”的主机。他发现了某种可能性。一些残留的痕迹显示：曾经有一个网络从这个机器上脱离而去，那个网络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使用特殊的链接方法，没有网关，没有IP地址，它就像一个隐形的网络黑洞，吞掉大量的数据流，却没有任何反馈，这种黑洞式的吸收进行了八年之久。巴罗西迪尼阿怀疑埃博制造了一个生物性的计算机网络，构成这个特殊网络的基本单元，就是肉球菌。

巴罗西迪尼阿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我见到的蓝色晶体球就是这样的一个生物计算机。天长日久，肉球菌群让自己固化，成为矿物一样的结构。八十亿人的记忆和思维被肉球菌复制，飘浮在空气中，凝固在那些灰色的小丘中，最后汇聚在这个超级的肉球菌群里边。两万亿的肉球菌单元，完全的三维神经网络。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计算机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这个超级头脑。它是一个睿智的头脑，它的核心是埃博，那个疯子一样的天才人物。

找到埃博之前，我有些自己的事要做。

我遇到一个剧作家，他死去的时候三十六岁。他受了肉球菌的感染，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于是挣扎着给儿子写了遗书。在遗书里，他告诉儿子：要热爱生活，要忍受生活带来的种种打击勇敢地生活下去，学习科学，和这种害人的病毒斗争到底。然而，此时他告诉我，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被埃博肉球菌吃掉，这是通向极乐世界的捷径。肉球菌吃掉我的时候我并不感到痛苦，看来它们吃人的技艺有了进步，然而巴罗西迪尼阿告诉我，最开始并不是这样。

“难道你希望他受到那种非人的痛苦？”我问那个剧作家。

“那是涅槃。死亡的道路通向极乐和永生，而痛苦则是其间的代价。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你想你的儿子吗？”

“为什么你有这么奇怪的问题？你为什么又躲躲藏藏？”

他用一种怀疑的氛围把我推开。我脱离了。我的父亲早已经死掉了，这个活在生物计算机中的，虽然拥有他全部的记忆，却绝不是那个临死之前牵挂着我、为我写遗书的人。他再也不会给他的儿子烹饪祖传的红烧狮子头，无论他的儿子多么渴望再吃上一口。

我找到另一个人，这是一个女人。她显然很快乐，沉浸在埃博为她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狂喜之中。我打断她，她很不高兴。

“巴罗西迪尼阿？我不需要他的关怀，外边的世界和我已经没有关系。”她把地球称为外边的世界，埃博的世界则是她热爱的世界。她强行脱离，把我屏蔽在外。我想巴罗西迪尼阿会高兴的，至少，他的妻子现在很快乐。

我所见的，是一个天堂。外边的世界已经死去，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所有的人都在这儿活着，享受着平和与宁静，还有飘飘欲仙的狂喜。失去的只是肉身，得到的却是自由，难道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交易？没有贵族和平民，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精英和大众，没有美食，没有豪宅，没有精致的衣服……人类社会的一切身份符号都被抹去，只有一个平等意识存在。我在广阔的空间中飘浮着，与一个又一个的意识擦肩而过。在埃博空间里，我们都是自由之身，自由到不需要其他的一切，只是任凭自己的灵魂游荡。

有一个灵魂是特殊的，那就是埃博。我四处寻找他，他无处不在，但我却找不到他。最后，他发现了我这个小小的不安定分子，他找到了我。

“你，不喜欢这里？”他问我。

“很有趣，但是你能给我红烧狮子头吗？”

“这是很奢侈的享受，模拟这种具体而实在的满足会消耗很多能量，我不能满足这样的需要，至少眼下不行。”

“你杀死了几乎所有的人。”

“他们都没有死。那些在混乱中死于非命的人除外，对那些人，我很抱歉。”

“他们都从世界上消失了。难道你认为死亡还有别的定义？”

“死亡并没有很多定义。你存在着，记得往事，能够思考，你就活着。”

“他们失去了生活。”

“他们过着另一种生活。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你没有给他们选择。”



埃博沉默了一下，“是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选择。然而，他们也没有给我选择。”

当初，埃博的实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培育出了篮球大的菌群，这相当于一台每秒处理六千万个事件的超级计算机。从理论上说，这台计算机几乎可以无限放大，只要有足够的能量支持。远景计划中的超级生物计算机已经不是梦想，只需要让这些细菌不断繁殖，不断重构。这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然而军方告诉他，必须停下来。实验的结果超出了预期，肉球菌群不仅能够存储计算，甚至能够进行“思考”，它们用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方式重构数据，出现了一些不知所云却显然属于某种智慧的新信息。这个可怕的事实吓坏了军方：这机器很可能具有“自我意识”，与其说它是一台计算机，不如说它是一个生物！军方只需要一台计算机，能够完成导弹的导航和拦截，能够对部队进行遥控指挥，能够封锁对方的超级计算机就足够了。埃博却给了他们一个无法控制的东西，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东西会不会为了一点不知所谓的愤怒而把导弹丢到华盛顿市中心，或者控制卫星，让它们胡乱发送情报。军方的结论是必须停掉它。

埃博为此而发狂。争辩，拍桌子，哀求，下跪，他几乎尝试了所有可能的办法，只为了保住这个小小的东西。然而最后他失败了。对未知的恐惧让所有的人都倾向于暂时封存它。埃博很沮丧，他明白对他的小东西来说，暂时的封存就意味着死亡——只有在不断的活动中，它们才能够保持活性。埃博满怀绝望回到实验室。他注视着那小小的球体，灰蒙蒙毫不起眼的样子，然而在埃博的眼里，它漂亮无比。它就像埃博自己的孩子，为了保护它，埃博不惜代价。

埃博证明了军方的恐惧并不是不知所谓的愚蠢，甚至他们还大大低估了这小东西的潜力。

埃博拯救了他的孩子，牺牲了全世界。

“的确有些出乎意料。我没有想到居然会这样。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控制它，后来情况才慢慢好起来。然而，这却比原来的设想更好。我可以这样说，人类的灵魂得到了救赎。新的世界比原来的更美好。”我沉默着。突然之间我仿佛变成了一只兀鹰，正在万里高空翱翔，大地尽收眼底。大地和天空，还有每一个生物，都是我的躯体。肉球菌群生存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们感受着每一次神经冲动。埃博把传来的神经冲动转入我的空间。

我看到了南美的热带雨林。从前，这里布满了伐木公司，高大繁茂的雨林被砍伐，留下一片痍痍般的土地，变成沼泽，除了虫子什么都没剩下；奔腾不息的河流边，五颜六色的工业废液注入河流，让河流变得浑浊不堪；田野里，巨大的垃圾场如山岳般挺立，恶臭满天，污水遍地，无数的老鼠和臭虫穿梭其间；那些光秃秃的山头上，洪水挟裹着泥沙轰然而下；失去控制的地球，到处是飓风、水灾，还有可怕的炎热……地球很脆弱，而人类把一切搞得更糟糕。然而现在一切正在恢复。人类为了享受生活，或者为了避免受冻挨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地球，当人类从生物圈中被抹去，一切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是的，地球比原来更美好。那些遍布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漫游在大草原上的美洲野牛，丛林中悠闲散步的科莫多巨蜥，热闹地挤在一起吵吵闹闹的花斑海豹……它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比原来更美好，整个地球的生活都比从前更好，除了人类、老鼠，还有狗。

“我给了人类一个全新的生存方式，把地球还给了自然。这难道不是更好么？”埃博问。

我无话可说。这样的世界，人人都感到很满意，地球也因此而更健康。我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不是更好。然而，生活在一个很好的世界里，这样的人生对于我也并没有意义。这一点我并没有告诉埃博，我竭尽全力掩饰。还好，埃博对于他人的隐私并不是太在意。他见我平静下来，便离开了。“新来者总有些不适应，当你适应了，就会喜欢这里。祝你好运。”

一切便是如此。借助埃博肉球菌的庞大网络，我在地球上自由往来。关于生命，关于地球，一切从来没有如此明白，也从来没有如此艰难。很久之前，就有古人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化作万物，也悄然独立。无论我是什么，生命到最后都显得毫无意义，都是刍狗。存在只是唯一的目的，而这目的看起来并不怎么像目的。显然，我需要一件事能够让我全身心地投入，我要为自己的生活制造一个目的：一个志愿者。

巴罗西迪尼阿这样请求我：“我只需要一个字，真或者假。如果你不能送回任何信号，我无从判断，实验也就失败。只要你送回信号，我的推测就是真。请你帮我完成这个实验。”

人类有自己的底牌。成千上万件核武器遍布整个地球，军队仍旧控制着其中的一部分。沙门将军一直认为自己掌握着这些武器，实际上他远远地落在了科学家们的后边，六个科学家组成的联盟控制着这些威力最强大的武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们以及他们的学生孜孜不倦地用各种办法破解世界各地留存的武器控制系统，他们也用自然派的思想影响着一些军人。并不是每次都会成功，然而最终的结果，一百一十五颗核子弹控制在他们手中，导弹上装备着总当量为七亿吨的核弹头。这些武器并不能毁灭地球，但却能够让世界变得无序。也许肉球菌并不会就此灭绝，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沙门将军的最后计划是和这些看不见的无赖同归于尽，科学家们却还要再想一想。巴罗西迪尼阿只想证明，埃博的超级细菌构建了一个新世界，而它对于南极洲的人类并没有不良企图，人类有机会和这种杀人细菌共同生存下去。

我对新世界的适应比埃博预计的要快得多。巴罗西迪尼阿给了我很强的神经刺激，把许多埃博肉球菌的知识灌输给我，这些强行刻画在脑细胞上的印痕让我痛苦不堪。当肉球菌将我吃掉的时候，它们也将我脑细胞上的化学印痕完美无缺地复制下来。于是，曾让我的头脑痛苦不堪的知识没有了副作用，它们让这个世界显得不是那么陌生。我很快学会了控制阿米巴虫的运动。控制一只大动物要复杂许多，首先我要学会分辨各种各样的激素和生物酶，然后我要明确哪一种激素能够让动物产生怎么样的行为，怎样的

生物电流才能让肌肉产生动作。这并不简单，只能一点点摸索。被实验的对象有些倒霉，它会莫名其妙地跌倒，眼睛里会出现各种幻象，有的时候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有的时候却仿佛要死了一般。最后，我终于可以小心翼翼地控制动物的行为，包括前肢的摇摆和声带的震动。我驱使它从地下跑出来，跑过开阔的草坪。

一只大黑鼠站在我留下的通话机前，它的动作引起话筒里一阵杂乱的噪声，那边传来一个焦虑的声音：“0号，是你吗？请回答。”我已经死去二十四个小时，他们仍旧没有放弃。老鼠凑在话筒上，吱吱叫了两声。然后，它连续不断地吱吱叫着。湿婆，湿婆，湿婆……老鼠用莫尔斯电码反复发送了十遍。也许那边的人会感到莫名其妙，然而巴罗西迪尼阿会懂的。“强大的威力。危险。离开地球。离开地球。”我强迫老鼠按照莫尔斯电码的规律发出叫声，老鼠体内的肉球菌忠实地传递着我的意志。突然间，我发现了埃博。他发现了我正在做的事。他接手了对这只小小的啮齿动物的控制，“一万年。我给你们一万年。”他继续发报。然后，他放走了老鼠，接着用一种温暖的氛围包围住我。“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达成了一致。”

最后的时刻来了。我正在死去。埃博答应了我的请求，让我结束一切。

“虽然很难理解，可是我让你选择。”他这样对我说。

我传递了一个微笑的氛围，“我做了值得做的事，人的一生就应该这样子结束。能让我再看一眼南极洲吗？”

我被送入一只翱翔在万米高空的安第斯神鹫体内，这只巨型的鸟掉转身体，向着南边飞去。我在碧海蓝天之间自由地飞翔，前方是白色的大陆，一望无际的冰原一片苍茫。凛冽的寒风让我发抖，然而我继续向南飞着。我很快看见了联合号的庞大骨架，一些人进进出出，正在忙碌。

整个南极洲正变成一个紧张有序的基地。从听筒里传出来的吱吱声是莫尔斯电码，两个小时后，终于有人意识到这点，他把电码的内容向所有城市广播。这个消息仿佛惊雷一般震动了整个大陆。当自然派教徒听说这个消息后，他们组织了起义。只有一个人死于起义——沙门将军在办公室里吞下了子弹。巴罗西迪尼阿成了新政权的第一届主席。

突然有人看见了我。许多人停下来，仰望着我。冰天雪地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只大鸟，这无疑是个奇迹，也许可以被称为神谕。我找到了巴罗西迪尼阿的实验室。我的全部意识浓缩在一团小小的肉球菌上，从神鹫的身体里脱离，飘飘扬扬，向着实验室降落。低温并没有让肉球菌死亡，它们感觉到地磁场的变化，开始停止攻击并自我解构。一旦地磁场的某个矢量分量减小到一定程度，它们就主动杀死自己。巴罗西迪尼阿深刻明白这一点，实验室里存活的肉球菌被保留在电磁屏蔽的器皿里，他知道必然有某种真相隐藏在这令人费解的事实背后。那只能是神一般的存在。

借助几个人的身体，我成功抵达了巴罗西迪尼阿的身边。他正在修改启示录：

“毁灭，然后才有创造。

“自然之神毁灭人类，因为人类贪得无厌。神把残余的人放在冰原大陆上，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隔绝。他给人类一个期限离开地球。他赐予人类南极洲的土地和资源建造基地，还有方舟。离开地球是唯一的路。人类是自然的孩子，是犯了错的孩子，他因此而背负漂流的命运，也背负自然之神赐予的责任，去宇宙空间撒播生命的种子。”

我的意识已经很微弱。肉球菌群正按照某种既定的指令分解自身，我抓住机会，随着巴罗西迪尼阿的一次呼吸进入他的身体。当最后的几百个肉球菌依附在他的脊神经上，我给了他一个神经冲动。我想告诉他，他的设想是对的，埃博肉球菌构成了一个新世界；我想告诉他，埃博世界是多么美妙的世界；我想告诉他，那些被吞噬的人并没有被杀死，只是换了一种生存方式；我想告诉他，埃博认定只有人类才能把生命种子带向地球之外，让地球生命在宇宙空间里延续；我想告诉他，按照他的意愿我找到了他的妻子，她现在很快乐……然而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他，在飞快的解构中，我的意识迅速淡去。

别了！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个信号。

巴罗西迪尼阿突然感到一阵寒意，黑暗中，仿佛有人正窥视自己。他四下张望，没有发现任何动静。他抬头望着屋顶。外边，极昼正在过去，夜幕正在降临，严酷的南极洲寒夜就在眼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有无数个这样的寒冬等待着人类，只有最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才可能安然渡过难关。星星慢慢地显露。他可以想象那黑暗之中群星璀璨的天空。人类只能去那浩渺的群星之间寻找归宿。浓浓的寒意让他沉浸在敬畏和虔诚之中，他轻声祈祷：湿婆大神，让你的神力帮助子民。

巴罗西迪尼阿怀着敬畏之心合上启示录。封面上，面目狰狞的大神舞姿曼妙。

[\(1\)](#)这段话来自水木清华BBS上的签名档，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格非老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接下来的这句“所以我并不照着这个做。韦伯这么做了，他穷困潦倒，最后因为没有钱吃饭而饿死在冰原上”则属本人狗尾续貂。——作者注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湿婆之舞》江波.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621.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